



老家香椿滋味长

□ 张天成

下班去逛超市，一进蔬菜区，一股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，原来是头茬香椿上市了。绛红油亮的香椿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，虽然价格不算亲民，却引来不少人购买尝鲜。这才意识到，又是一年吃香椿的季节了。

在我的老家，香椿不是什么稀罕物，不用花钱买，几乎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一两棵香椿树，可以随便采摘。老话说“门前一棵椿，春菜不担心”，一到春天，家里饭桌上总能见到香椿的身影，腌、拌、炒、炸……在母亲巧手下，香椿不停变换花样，成为记忆深处难忘的美味。

我家小院外有棵香椿树，是儿时父亲赶集买回来的幼苗，没几年就长得颇长挺拔了。每年开春，光秃秃的椿枝上便会悄悄冒出一簇簇紫红色的嫩芽，鲜嫩欲滴。刚长出的香椿芽嫣红油亮，叶片呈齿状卷曲，春风一吹，嫩芽就开始舒展生长，发出浓郁的香气，远远便能闻到。香椿芽生长至二三寸便可采摘了。母亲说：“香椿最好吃的就是第一茬嫩芽，头茬香，二茬绿，三茬四茬不在

味。”小时候，母亲经常带我和姐姐去摘香椿，找一根长长的木棍，在顶部绑上铁丝钩子，伸到嫩芽处，轻轻一拧，香椿芽就像一只只红蝴蝶纷纷落下了。我和姐姐仰着头，冲着蛇皮袋追着飘落的香椿芽，小心翼翼放进菜篮里，等待着母亲把它变成一顿丰盛的大餐。

摘回的香椿，有很多种吃法，最经典的就是香椿炒鸡蛋了。将洗净焯水后的香椿切成碎末，打入鸡蛋，随着“刺啦”一声，香椿浓郁的香味瞬间融进焦黄的鸡蛋里，几分钟后母亲便将一盘黄绿相间的香椿炒鸡蛋端上桌了，吃一口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炸香椿鱼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，因为比较费油，母亲很少做，只有考试成绩好时才奖励一顿。炸香椿鱼里没有鱼，是裹了面糊的香椿油炸后，样子很像炸小黄鱼，便取名“香椿鱼”。母亲炸的香椿鱼色泽金黄，外焦里嫩，撒上点花椒粉，简直是人间美味，多年来一直萦绕心头。除了煎炒，拌香椿也是美味佳肴。喝粥时，就上一道香椿拌豆腐，堪称

“绝配”。香椿拌豆腐做法最简单，焯烫后的香椿切成末，加入豆腐，辅以盐、味极鲜等调料搅拌，滴入几滴香油就好了。这道爽口的时令小菜被作家汪曾祺称为“所有拌豆腐里的上上品”，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。

除了这些，母亲手里的香椿还可以变成香椿饼、香椿坨子、香椿拌花生、香椿豆腐汤、香椿拌三丝、香椿拌凉面等，每一道都鲜香味美，滋味悠长。

长大后，我搬到了城市生活，每年春天，母亲都会打电话，让我回老家摘香椿。有时工作忙回不去，为了留住香椿的鲜嫩，母亲便把香椿做成香椿酱、腌香椿，封存在空罐头瓶里，等我回家。母亲常念叨：“吃点香椿芽，百病不沾身。”简单的俗语背后，藏着她最朴素的爱。

这两天，没等母亲催促，我便回老家摘香椿了。返程时，透过车窗，看到母亲送别的身影，在香椿树的映衬下显得越发佝偻，脸上的皱纹也多了。岁月在变，只有记忆里老家香椿的味道，跟她对我的爱一样，未曾改变。

我·自己·我们

□ 陈心如

当谈及“我”这字，是“我认为”“我所理解”和“我你之分”，而“我们”则更多表达的是“我们大家”，最后，独自一人时，我们开始谈“自己”。

“我”有着独特的排异性和代表性，是黑夜里闪烁的一束光。自由歌谣的第一声部上写着“我反对”。

历史上，前赴后继的“我”突出重围，深信不疑地迷恋着自己年轻时的洁癖。十八九岁的汪精卫用“我”喊出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，单枪匹马地去刺杀摄政王载沣；卓文君用“我”颠覆封建礼教，为女性权利挺身而出；又或是苏格拉底，以“我”的姿态诠释何为民主献身，拒绝让自己逃跑。

敢于以仅代表个人身份的立场发言是勇敢而可敬的。一个人，做着和人群同样的事或动作并不难，难的是当众人背叛了“共同体”的神圣契约，只剩下“个”的时候。

诚然，社会正越来越充斥“我们”的声音，“我们”所接受的价值观也在同化着我们的思想，使“我”的声音日渐沉默。王开岭说：“沉默和驯服是近邻，就像睡眠和梦游的关系，忠诚很容易转化为顺从，顺从则常常是怯懦和谋求私利的借口。”我们害怕与“自己”独处，于是丧失了磨砺精神的机会，同时又变得越来越顺从疲软的“自己”。

巴金曾教导青年人要时刻秉持“战士身份”，时刻保持作战热情，在这满是或没有硝烟的战场上，确是应该的，不过以更加现代和文明的语法，便是要有切·格瓦拉的“骑士

风骨”。所谓骑士，是以个人力量捍卫集体利益，是勇敢地拒绝顺从，并让“自我”这个个体积极地融入整个时代大背景中。在陈独秀呐喊出“我的意见，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，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，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”的时刻，“我”明确地与“我们”紧紧联系起来。唯有将个人的独特性融入整个社会，并将自我之力变成让社会进步之力，才能真正达到一种和谐。

如果“我”是在满是光亮的表演席激情演讲，那“自己”就更像是在黑幕前聚光一束下喃喃自语。沸腾的血液总在叫嚣，而“自己”终究被囚禁在“我”的泥沼，因为要“顺从”，要“得过且过”，要“天下太平”。于是我们迷茫。缓解迷茫现状的良药便是努力找到“自己”，在广袤世界投下自己的锚，得到安静的位置。熊培云在《第六种自由》中谈到信息爆炸，好似八爪鱼一般通过各个管道抓住我们，那些浮躁之风，或许是少了那么些叩问，而迷失了“自己”，更丢失了特立独行的创新和超越。

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鼓励特立独行的，让每一种特立独行都能找到存在的价值。当“我们”的声音淹没“我”的，便加速了“自己”的遗失。我们在贡献自己的劳动力给这个社会的同时，也不能把生命价值的多元性牺牲了。让“我”成为黑夜里闪烁的一束光是需要周围数不清的热粒子滋养的。“我们”只有成为一个在成长中不断完善和反省自己的主体，才能为巨人的崛起创造充足的养分、厚土和地下水。

爷爷的渡船

□ 陈静

在江南的水乡，一个古渡口藏于烟雨之中，千百年来，人们于此往返。江上，有一艘渡船，它的存在仿佛与江同龄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这艘船，便是爷爷的渡船。

晨曦中，爷爷摇起木桨，破开晨雾，开始了一天的摆渡生涯。夕阳西下，余晖洒满江面，爷爷又驾着渡船，载着归心似箭的游子，回到温暖的港湾。夜晚降临，星空璀璨，渡船静静停泊在渡口，爷爷则坐在船头，抽着旱烟，望着远方，似乎在回味着什么。

我从小就一直听爷爷讲述这艘渡船的故事，爷爷年轻时摆渡的画面跟他的故事一样清晰地映在眼前。船是爷爷的宝贝，陪伴了爷爷数十年，渡过了无数的人和时光。它不新，也不华丽。

我记得儿时和爷爷一同

摇起木桨，启航于碧波荡漾的江面，也记得和爷爷一同出船，他掌舵，我撒网，望着渔网里跳跃的鱼儿的风景。每当船行至江心，爷爷停下手中的桨，望着远方若有所思的那种深邃的目光。沿途的风景依旧如画，渡口依旧繁华。除了岁月在脸上留下了痕迹，他对古渡口的情感始终如一。

渡船上的一道道痕迹，是岁月留下的印记。它们记录了爷爷的辛勤劳动和汗水，也见证了无数人由此摆渡、往来两岸的时光。我想象着爷爷年轻时的样子，站在船头，手持长篙，唱着古老的歌谣，与江水、与船、与岁月共舞。

古渡口，如同一位沧桑的老人，见证了无数日出日落、潮起潮落。船身斑驳，透露着岁月的痕迹；木桨沉重，记载着劳作的辛苦。爷

爷便是这渡船的守护者，这艘船是他的命根子，也是他的精神寄托。每当他驾着渡船行驶在江面上时，内心的烦躁与不安都会随之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与满足。他爱这艘船，更爱这片水乡和这里的人们。

时光流转。爷爷的背驼了，白发也悄然爬上了鬓角。新修的桥梁架通了南北，人们也无需坐渡船往返。渡船依旧静静地停泊在渡口。“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……”熟悉的歌谣在耳畔响起，那是爷爷经常哼唱的曲子。我仿佛看到爷爷驾着渡船，在烟雨江南中穿梭。那一刻，我深深体会到了爷爷对这片水土和渡船的眷恋之情。

烟雨江南，古渡口依旧。爷爷的渡船，停泊在岁月的岸边，承载着悠悠往事和深深的情感。



《林下饮茶》 钱新明